雙池文集

雙池文集卷之九

雜著 箴 銘 贊 跋　婺源汪紱稿

補天辨

傳曰女媧氏包羲之妹共工作亂與祝融戰不勝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與缺女媧氏作煉五色石以補之讀古者至今詑之嗟乎何不經之甚乎夫天何有於柱柱何可以一觸而折折何可煉石而補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甚何必深辨然自典籍泯棼而後人得以肆其邪謟之説流俗遂因而傳之一二大儒又或存而不論而後世術數怪

幻天堂地獄之說未必不緣此而生是無稽之譚其惑人不在異端下也雖然古人之爲是說者或亦其寓言焉曰天柱地輿蓋指兩間之綱常而言也曰五色石者即五教也意者自包羲制夫婦之禮而綱常以正及包羲氏沒諸侯爭鬭亂其綱常無綱常是天柱折而地輿缺也女媧脩明五教而天下乃復定是則理之所應有而不誣者且古之稱功頌德者曰同天曰浴日矣天可同而日可浴哉亦不過喻言其功德之大耳而於補天之說又何訛焉其曰女媧氏包羲之妹者則因女字而誤

焉者也昔晉有馮婦燕有徐夫人唐有武五娘皆男子之名也女媧氏而爲女子則馮婦徐夫人武五娘其皆女子乎蓋女媧氏亦風姓之後而包羲繼世之賢君也

通儒辨

夫所貴乎儒者謂其爲名教之所賴以植立人心之所賴以維持道學之所賴以流傳民生之所賴爲安養也是故夫人而謂之通儒是必其明於天人之理達乎性命之原而異說之棼不足以眩其志慮則確乎有守於身出則沛乎有爲於世而利

害之介不足以動其心夫夫然後可謂之無所不通夫然後可以當通儒之號而無愧今也不然依違於邪正之途首鼠乎義利之際智限於凡愚而信道不篤志流於卑近而執德不宏而徒以尋章摘句以矜博洽之名與世浮沉而干衆人之譽此所謂鄉愿之徒吾儒之賊而聖道不明人心久塞見有同於流俗者則喜而親之見有異於流俗者則詫而毀之而於是被俗子以通儒之號加通儒以拘腐之名抑知夫投以大疑則摸稜而無所可否怵以大難則震恐而不知所爲處困無無所謂心亨

用之無所爲達道則何以謂之通而名儒也妄嗚呼今之世而無通儒歟今之世而有通儒是必其獨立不懼遯世而無悶者也而其誰知之其誰信之

相辨

或言於汪子曰吾甚惑乎世之言相者矣夫孔子貌似陽虎張良狀如婦人貴賤聖愚有性命焉於相何與汪子曰然乎子之言也不有鳳歟異於燕雀不有麐歟異於犬羊夫亦固有然矣是以芍藥芙蕖夫人而貴之相之貴也馬蘭苦藏夫人而賤

之相之賤也虎似騶虞而仁暴分焉然騶虞之爲騶虞則必有別也盍無輕言非相門人問曰相可憑歟曰不然德如伊尹何必鬚眉暴比項王空重瞳子且毋寧使人謂貌之不勝其人而反謂人之自囿於貌乎蔬植於圃佳而且腴相移於貴也蔬棄於野癯而且憊相移於賤也居移氣養移體富貴且然況居天下之廣居者

命辨

莫之爲而爲者機天地之生物也機而已耳命則人之所値乎機者然也是故一日之間一時之頃

天下之含氣而生者不知凡幾其間人物異類壽殀貧富貴賤殊途其偶同者不以時日之同而同其各異也不以時日之異而異何則天地以無心而生物也是故髮則在首而毫則在脚口鼻任逸而手足任勞吾何貴乎髮而賤乎毫勞手足而逸口鼻歟吾身亦天地矣而不齊有若是者然則古人之所謂命者其說何居曰天所賦爲命命亦因人之有所受而借言之者也今夫謂天爲帝則以命爲誥敕以所受之理爲職事以氣質爲府史胥徒權力所挾以貧富貴賤爲祿秩厚薄有差以壽

殀爲交代之期終事復命天若曰假爾事權與爾徒衆錫爾祿秩以共厥職其與朕一德一心往盡乃心無替朕命終事而歸則予以懌是則權力多寡祿秩厚薄終事久近皆天之命而要之以職事爲主不盡職而苟活謂之倖位之臣天將奪之勝其任而愉快謂之忠勤之士天將予之理則然也然而理御氣行氣以機動天則何心有理而已而欲以所生之時日覘人之貧賤富貴壽殀也不已惑歟曰富貴貧賤壽殀不以所生時日命歟曰朝廷之推遷也權力多寡祿秩厚薄職任久近亦以

時日異邪是故君子有立命之學焉則氣質之命
且有不言而富貴貧賤壽殀之數又何足以眩之
然則推命之說姑無論其無也就使有之亦非立
命君子之所宜過而問焉者也

形家辨

孤虛刑德之說自古有之而青囊家流則自郭璞
始青囊之術大抵依附於兵家陰陽形勢而夸大
其辭其後曾楊之徒乃日紛日雜亦日出而日岐
故言五行則有正體洪範六合雙山化氣斗首元
空遁甲之異言龍穴則或主於九星形體或主於

二十四山坐向六秀三奇或主於水法生旺墓絕而水法則又或分淨陰淨陽或主陰陽配合元通關竅言尅擇則有諸家竅馬四利三元斗首六壬雷霆殺曜五運六氣遁甲奇門補山造命而天帝可使值日太陽可使差方此是彼非彼凶此吉怪誕支吾穿鑿牽强不可致詰夫以理言之則祖父子孫相聯一體祖父之體魄得其所安子孫亦以昌熾或有然者以人子之心言之則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俾化者無使土侵膚於人子能不恔然然要以視生處高不爲路井窯竈不侵水蟻風寒斯

已而已而世道之漓人心之薄則不謂封墓爲掩親之魄而必以親骨爲市富貴之資而於是停喪不葬致有盜賊水火之虞買地爭山致有結訟破家之患也又何足怪究之則或此葬而彼遷彼方遷而此復葬吉凶茫無所驗禍福鮮有定憑不亦異乎廬陵羅氏曰塞其途而制使勿入不若發其藏而示之以無則試發其藏而言之三代以前未有青囊之術故死者北首葬於北門之外不必二十四山卦氣之有合也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不必時日干支之趨避也冢人墓大夫掌之使人聚族

而葬不必五星形勢之爲區別也然而古之人享
國家天下者類千百歲官世祿爵吏長子孫是遵
何術哉迺自青囊說起而舉世之人既莫不騖赴
神鶩蓍蔡爲奉選日者經年而穀旦擇地者閱世
而佳城雖在無力之家慮無不延師卜吉奢望則
封拜科名儉之亦財丁富貴矣然而不皆得吉者
是其術之不工歟抑非求之可得歟以爲其術之
不工而多受其誤則已愚既識非求之可得而顧
倖爲求則已妄且盡天下人而皆封拜科名財丁
富貴無不各如其願則亦無復有封拜科名財丁

富貴矣而又寧有是理哉兩山之間必有水焉水之所趨卽山脈之所赴離龍忌矣而丙又曰六秀自桂賀倣於衡廬自揭庾倣於林歷大抵皆離來未聞其皆貧敗寅甲忌矣而艮又曰六秀自岱西南以汶泗自黟歙西南以鄱陽大抵皆寅甲未聞其皆病風八曜忌矣而又曰非曜不顯黃泉忌矣而又曰救貧黃泉用奇門斗首則不能忌諸家雜殺用補山造命又不復合斗首雷霆是以葬而凶則曰八曜也葬而吉則曰非曜不顯也葬而害則曰黃泉也葬而利則曰黃泉救貧也或龍穴砂水

皆若合吉而不見福廕則又曰年月不利之故是其逃遁支離乃大抵若是若乃葬之已數十年不見福利而術家復爲遷葬掘之有見紫衣紫茄棺槨堅好則吉宜可知矣而又曰此廕尸之地不廕子孫者也夫爲子孫者能使祖考尸不速朽福孰大焉廕尸而不廕子孫是何說乎至若形像之閒則尤有無足據者若席帽在唐爲公卿之服明則奴隸戴之明以烏紗爲仕者之帽而今則又不然貴賤其何常之有要之形家之不足信也今人非盡不知之顧知之而究惑之則以福利薰心民無

定志故邪說得以搖之而愛親之心薄也江湖之□間有水火葬者此又幾無人道至若有焚化親屍以謀盜葬他人吉地者則其於王法又當何誅焉禍利之迷害人心有一至於是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以辨上下而定民志復先王之制使殯葬皆有常期行周禮之法使冢墓皆有常所出於禮則入於刑邪說庶不攻而自熄歟

原卜

人非窮理之至於事不能無疑疑而不能決則不

能不稽之神神無可通乃託之卜筮此亦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也龜蓍有自然之象數而無雜感之心故聖人作之以紹天明而前民用連山歸藏不可考周易則文王周公因卦爻以繫之辭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然觀於大人之否不亂羣過涉之凶不可咎則吉凶有時而不問而要之以理爲歸所以示人以仁義中正之途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穆姜非四德無以能隨南蒯非黃裳豈勝元吉不由其道而得吉非鬼神之所許也而豈效後世圖讖術數之學陰陽日者之術

徒以奇中為神以不復衷之於理為誣民而惑世歟龜以象蓍蓍以數行故古人謂龜長筮短而左傳所載占筮之文又多以己意雜時日為占不獨主於周易及孔子贊易發明文周之意而易始大顯於天下至秦而後而龜卜之法漸廢後世易筮以錢已非神物之典而漢儒徒求之數以不得聖人作易之心乃於是倡為納甲世應飛伏互體六親六神諸說附會牽强以求一合而占易始流為術數之書以與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及聖人憂患立教之心皆日離而日遠而或且以此

誣之孔子商瞿則已謬矣世教之衰日流日下而市井無賴遊食之徒乃敢託言卜易以誣褻聖經微獨義理之奧懵未及知卽象數之粗亦茫無所解甚而爻象且所未讀訓詁且所未通而反以掇拾仙佛餘涎依附神符鬼籙以簧眩乎愚夫愚婦末術之興日新月盛詭譎險膚大都不甚相遠則左道惑衆之誅宜不在僧道之流下嗟乎卜筮聖人所與而末流乃至是歟煉養可託之黃帝並耕可託之神農附會何所不可今之卜者而託之羲文似也此豈眞聖人之過哉抑聖道之不明而橫

流得以肆其剽竊恆民之失業而異說得以廣為招搖也古者卜筮占夢皆掌以太卜之官則藝有所宗而異術無所容其萌蘖此道德所以一而風俗所以同也歟

原祀

理勝分分勝恩恩勝諂諂則生姦分以止亂故事神之道非干之以諂而聯之以恩非聯之以恩而定之以分非定之以分而衷之以理也是故楚為河祟晉為實沈非不可諂以干之非其屬則情不通季旅泰山秦作五畤非不可聯之以情也非其

分則勢相絕漢明之迎金人唐宗之祖元元非分之有所拘也非其理則害於道姦破恩恩破分諂於姦則薄於恩矣梁武麪爲犧牲而忍祖宗之不血食也姦破恩也一於恩則僭於分矣民庶祀及帝王而追享上逮於始祖也恩破分也定於分則下不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秩祀有常宗廟有數衣服有制牲醴有品絕地天之通明貴賤之等此分之所以止亂也衷於理則姦不作自郊社以至於羣祀仁以饗帝孝以饗親有德則崇之有功則報之焚胡神之廟絕淫祀之端此理之所以破姦

也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祭不以數而煩不以疏而怠此之謂不以諂而生姦若乃人持齋戒家爲巫史尸立皇王之像日崇摸拜之儀而自以爲能事神是則諂之而已不已謬哉

祭墓辨

祭墓非古也古惟享廟之禮而無祭墓之文事鬼必於其所也喪事即遠葬於野則遠之至矣於是反哭而虞則尸以像之主以依之卒哭而祔復几筵以安之禫而干祫於是乎廟以享之事亡如事

存也祭於墓是遠其親矣爲人子者胡爲而忍遠其親也哉古者君子去國則哭於墓反國不哭展墓而入若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則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庶人無廟者則祭於寢而今之祭於墓也其比於失位去國歟其宗子之去國歟葬也者藏也所以藏親之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魂氣則無不之故假廟以萃之祭不於廟而於墓不務萃其神而求之體魄非其所矣孟子曰東郭墦閒之祭者墦閒之祭蓋於孟子時始見之其後世之末失乎然則

墓其如遺可乎日祭必於寢若墓則及時展之以識不忘可也古人望坵壟而思哀今則藉拜墓爲名而子孫共酣飲乎坵壟之上更如之何其可也

西學辨

從來異端之肇必挾一勝人之私唯挾一勝人之私斯其說以曠誕而無稽而其禍乃日流於不息矣老氏之說求勝於吾儒者也求勝於吾儒故吾儒言禮而彼謂禮爲亂之首吾儒言仁義而彼謂仁義由道德之亡此其等而上之旨所以彈壓夫儒而虛無之害之所以滋蔓而日逞也釋氏之說

又求勝於吾儒而幷勝老氏者也求勝於老氏故老氏以事物爲粗迹而彼則曰萬事門中不舍一法老氏以空虛爲玅用而彼則曰實地理際不惹一塵此其益鑿而深之錯綜而顛倒之又皆所以彌縫夫老氏而寂滅之害之所以橫流而莫過也嗚呼佛老之爲吾害也亦既蔑我禮義蕩我防閑棄我人倫戕我天性惑我才智之士煽我愚昧之民以玷兩漢以禍六朝歷唐宋元明而至於今未已使我董子黜之而不可絕韓子闢之而不肯屈周程張朱賢聖繼作殫力以攘之而未能熄而聖

人之道幾於蕩然無有復存道步之艱其將何所底歟乃亡何而又有所謂西學者興起於其間其人善以機巧之智濟其夸大之言又神其說於天而求以彈壓乎釋老故其於仙佛之徒則指之爲魔鬼於釋老之說則唾之爲謬妄此亦似不惑於岐途而確然得所宗主者故吾儒曰帝者天之主宰而彼則曰有天主焉吾儒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彼則曰天主實生天地乃吾儒曰太極而彼則謂之元質吾儒曰五行而彼則謂之四元吾儒言格致而彼則又曰空中格致則又事事依倣而

更別異於吾儒其遠探乎天地之始則有類乎列禦寇之談其窮致乎天地之高遠而謂地毬九萬里上下四旁皆人物所處則有類乎鄒衍劉安之言其爲教也生不祭祀死棄棺槨則有類於墨翟之爲男不再娶女不再婚則有類乎尾生之信蓋既求勝乎釋老又欲求勝於吾儒而於是天下之好異者遂亦羣然附之且曰是其學有能盡吾儒之所未盡也是其言有能闢吾儒之所未及也究之指地獄爲魔府則又惑於鬼神書十字以避災則又趨於符籙是其術亦有終窮而淺陋易見矣

嗚呼佛老之爲害於人心至今未已而西洋之人又倡異說以厠於中原道步之艱其竟將何所底歟夫天何主乎主之以理而已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必曰天地之始何以始天地之終何所終此亦必無可據之道也今其言曰有天主焉實生天地以生人物而天主復託生於人以垂世立教故能從天主之教者則其道至尊而莫爲之等是其挾好勝之心而巧其辭以惑世甚彰彰也夫必欲求其始則必有始其始者有始其始者則尤必有始其始之始者天地始也天主始其始也而天

主之始復誰其始之如或解之曰天主固自然而始也則天主可謂之自然而始而天地何不可謂自然而始而何必云天主苟天地非自然而始而始於天主則天主亦必非自然而始而又必有始夫天主者而何以云天主至其謂天主乃託生於人以垂世立教則又竊彿氏之唾餘而妄誕爲尤甚者顧天下之人亦有附其教者何也曰附其異也非附其異也附其異而似也異而似者似而非也不似不足以眩人不異不足以勝人不似而非不足以害道嗚呼道步之艱吾不知其將何所底

也曰邵子之元會運世不亦且欲求以探索乎天地之始終歟曰邵子數而主之以理其所推天地始終要不過一陰一陽循環無端之意非別有始終乎天地者也而安可同年語也

觀物上篇

雁謂雞曰子知予之將搏子而不知人之烹子以故避吾而依人也夫人之朝夕而飼子爲塒爲桀以棲子豈其中心愛子哉亦將以利其臠也云爾與其調酸鹹而葬於人腹方膏沐而實予也其與能幾何何子之不智乎且以犬牛之勞而不可恃

也其可鏡矣雞對曰嗚呼何言之謬予何能自擇食其食爲有德予且非人則不得食莫非人則不得棲予將夜宿而見僇於狐貍日則褫羽毛而適子之欲則予須臾之寄也何莫非上其首者之德也昔子胥勞而浮於江韓彭勳而不免於醢鬼侯鄂侯忠而待脯申生茅焦仁而就烹豈智之不足哉分固然耳抑亦食其食故也是故以犬之守而死以牛之勞而死以馬之服而死其餘山林藪澤之產人尚或羅而致之而奚獨於吾然使吾而非人吾之類絕久矣尚安得緜緜自翼其子而羣遊

乎而子亦安所耽耽然而朶其頤乎此吾之所以
葬於人腹而不敢慽也而子何德邪其以予而售
其誣歟子知自處矣子無望矣其可無議矣雁曰
噫愚甚矣彼亦知人事而未聞天道也夫夫萬物
之生久矣謂必依於人而後適食也將造物其何
功乎故蜻蜓啄乎蚊蠛鴻鴈饜乎葭菼蟹蜇飲露
而鵞鶩飽乎魚蛇夫固各有其祿矣今何不遊於
莽蒼之野憩乎無人之墟夜藏乎蓬蒿晝遊於陸
阜稌稗之實蚯蟥之肉南山之黍北澤之蔬其可
盡歟且鱗者不盡乎蠓獺走者不絕乎豺狼彼鶚

鳧鷖鳩之屬寧因吾而殄其類也天道然矣吾何讓於彼哉豚粟非吾慮矣吾竊爲彼傷也鷄以告雞雞曰嗚呼彼亦未聞聖人之功而侈言天道哉天之生物也不勝其類而厥有恆性故飛者之不可易而潛也潛者之不可易而走也猶畜於人者之不能以處於野也天性然矣然無以適其性而馴之其何能殖聖人者作能盡性以至於命而盡物性以財成天地之道故飛走者之多字於春也則春不火田潛游者之育於夏也則夏不網罟不敗卵不覆巢不以數罟入洿池愛物之仁斯其至

焉夫是以至於上下草木鳥獸魚鼈咸若不然者竭澤而漁之烈山而獮之物之生也寧無覺乎且夫天則不廢殺矣予其死於人之手也而人之不能無斃也誰則爲之草木之生也春則向榮而秋則就彫固亦天之道也彼知物之斃於物而不知其斃於天知物之生於天而不知其生於聖人也而尚哆譚天道哉抑吾之與人則異類矣彼固同羽毳也而害爲賊我賊其類是不仁也用物而無厭是不義也不知人不知天是不智也利口以亂信也尚嘵嘵其不息也觀物子聞之曰不亦善乎

聖人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彼以煦煦爲仁者又安能與知於此乎

觀物下篇

駁馬食虎虎食貍貍食雞雞食蝍蛆蝍蛆害蛇巴蛇呑鹿故曰小之黠大之害弱之肉强之食

騶牙讓於菟曰若何傷生傷生不仁於菟曰予知果予腹安知傷生且予性不茭芻若不傷生是自傷也傷生者且曰不仁自傷者其庸爲仁乎雞豚蟲豸匹啖羸蛤是其用物也日不知凡幾吾得一小獸可以饜矣且不能日必也吾之傷物亦云儉

矣不其仁哉不其仁哉

褦襶問於觀物子曰天子九鼎六牲獸禽皆六諸侯七鼎六牲大夫五鼎三牲士三鼎特豚庶人伏臘炰羊烹羔而以祭曰吉以報曰受福燕饗曰嘉是故人之貴物之賤也人之吉物之凶也人之福物之禍也人之慶物之菑也乃非時不殺者猶命之曰仁不亦傷乎觀物子曰大物用小物大人用小人天之道也聖人之事也而女何足以知之女獨不見夫雞乎遊於蒼莽掘糞壤而俛啄得蠛蠓焉呼其羣得蝍蛆焉或相攘而鬬其用物也日不

知凡幾然相呼也君子稱其仁相鬬也君子稱其勇何居乎以其先親類而後異族也若夫用物固其所也是故鳶雁之粟也貓虎之粱也鸁匹之粢也鮒鱧之糧也長蚑也蝶蟆也亦皆蟲以爲食而人之於物也乃曰非時不殺人之用物亦云儉矣不其仁哉不其仁哉

觀物子曰黃帝伐涿鹿舜伐三苗啓伐有扈湯放桀武王伐紂此數君子者而今命之曰仁是非能不戮一人不死一士也大人鬬小人勞大人功小人死小人肝腦塗地而大人帝矣食其德者死其

事沐其澤者服其勞士死於戰而不知怨且稱其仁焉分也情也天之道也小義害大義小仁害大仁婦人見人疾則涕泣漣洏折葼笞其子繼迺相持而慟其自謂也亦仁義而已矣而夫子不欲效之使三王而不忍於戰也則是生其三軍而亂在天下也則是殘賊不取而毒天下於無窮也殺一人而安數人君子猶將爲之況一戰而安天下哉況忍於一時而燕於後世哉小大之辨惟聖人爲能察之而伯夷乃以暴非之不亦悲夫

褦襶曰敢聞君子何惡乎忍也觀物子曰所惡乎

忍者爲其用物而無厭也爲其欲之而不知節也爲其無輕重之衡也爲其不知類也爲其有己而不知恕也是故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信其欲者命曰不仁如用物者若湯武之伐桀紂也則無惡其忍者矣湯武之伐桀紂也士死之而不知怨也如用物者皆死物而可無怨也則其於仁也亦庶幾矣子羔爲成宰也三鼎以祭陪鼎再焉禮食必刑牲燕食有脯醢然而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或問之含氣一也忍於刑牲而仁於啓蟄於義何居曰予何

容心哉予何容心哉予凟假而爲虎予將食貍子凟假而爲貍則將食雞鼠凟假而爲雞鼠也將食蟲豸予用物也又安知不有用予者荷戈殺以脩封疆肝腦將食地焉予其敢逃哉苟非事而殺之含氣皆生也予則何忍殺而用之彼亦分也予又何闕焉此之謂知物

渠石篇

渠石問於九峯子曰子胡不仕昔東門子業醫而杜門不出雖鄰人有病也未嘗其惠矣學古何爲今天下期子爲皐夔焉語曰能效厥養無爲高蹈

苟得棘實勝乎千藥之桃謂其不濟於用也而子胡不仕歟九峰子曰然哉吾守其石吾行其癖吾久臥於霞吾今其負鼎吾今其食牛吾將曳裾而遊於顯者之門矣渠石趨出門人罔榆奇進曰子胡仕哉詩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語曰小人是望君子無枉今渠石之言小人之道也而夫子許之如子之言毋乃枉乎九峰子曰嘻是安在其爲吾哉負販之夫不忘市廛隱處之士不忘林泉吾也戴圜而行抱方而處樂行憂違又烏知有所謂仕乎負鼎食牛爲渠子言之也

昔吳女邪娩姈也年三十未嫁擁楹而歌曰桂邪桂邪其誰與處邪楹邪楹邪邪斵於山者其女貞邪其聲淫液若深長思也誶曰梅花梅花胡脂吾車吉士吉士胡入吾室而儂其婦事猗鄰婦聞而謂之曰子之歌其欲嫁邪何思之長也對曰然哉吾欲得美而晳長而有力武而毅勤而不息力田而多稼穡者吾欲得惠而直無文而不嗇敬恭而能植者吾欲得和而不流守而不膠通而不淫立而不倚大而不荒儉而不吝泰而不驕安而不佚愼而不葸勇而不亂謙而不卑者以爲吾匹吾欲得

守禮不渝吾欲得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無失其節奠鴈御輪三匝倡隨以偕歸吾得逮舅姑而致吾孝彼接以和我事以義相敬如賓而不流於昵古者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予年及三十矣予殆思朝命而夕成也予心若熱中勿勿如有所失皇皇如不及日不安食而夜不安寐吾其能忘也歟哉而第難其人也嫂其謂之何哉鄰婦啐之曰如子言是終身不嫁也吾少飾吾色麗吾衣吾子之父悅吾而娶之吾亦何能擇哉人生世上如飈其忽以吾一日長乎爾也而今已五男二女

將及抱孫而子猶未嫁吾聞之曰貞女不行貞士無名生斯世也爲斯世也皎皎何爲㕛女憮然曰寧折而死毋招而生雉也有志人其忽諸已往而不可回者志也欲求而不可得者天也嫂往矣無與吾事今渠子之言鄰婦之見也吾志之不白於人也久矣而重以見訾於鄰婦也將焉用之

田子篇

田子方居魏魏成欲言於文侯而相之田子方往見魏成曰竊聞魏成子之將殺予也敢來請其臯魏成跣而納之曰先生其聞之誤邪成竊以先生

之高義也慕爲隸而不得是以敢私介紹於君吾君將以國聽先生而柰何言成之將殺先生也子方對曰是則子之所爲將殺予也魏成蹙然曰先生是何言也曰子亦知琴瑟歟亦知狗之弗能不吠歟亦知烏之聲惡歟曰是皆知之曰烏能告人以禍忠之至也而惡其聲者從而彈之狗吠宵行嚴之至也爲盜者殺而醢之號鐘者太古之遺琴也鳴鈴者燕末工之巧筑也宋人兩得之乃日爲擊筑抑缶相和以鳴攸而破其號鐘以爨何則琴非正席不莊非齊手不鳴而音又不足以悅人則

曷若擊筑是三事者有一於人皆足見殺而小人實兼之子何不聽其鳴噪於山林伏阜於里閈棄置於無何物之府以就朽腐而顧乃欲進之離宮范臺之苑寘之羣盜闘伺之交雜之瓦缶驢鳴秦箏競響之會其殺予也不越期日矣遂逃之以去

逢萠篇

逢萠往求卜於君平君平三問而不言事君平曰義歟志歟子覩夫夫子之來也仰而太息俯而深思乃正其衣冠端其步履容若甚戚思若甚淵慮若甚廣憂若甚大夫非一世之有心人也歟哉茲

之三問而不言事也夫子殆其志也逢萌曰義則
精之志則成之夫有我心皆何庸卜曰然則何卜
之云曰竊有疑也仰觀於天惟德其昌胡禍福之
倚伏而天道其渺茫胡紛亂之不一而命其靡常
俯而維之何憂何懼經德不回非以干祿顧思置
民物而不與視胞與為秦越既守璞以自藏亦與
世而相絕飲許由之瓢而抱務光之石非不泮奐
以優游而非吾心之所則若乃奠天下於泰山垂
經綸於不易補天地之傾頹挽澆漓於穆汋欲堂
陛以趨鏘以贊襄乎黼黻固有志而未逮亦嘗多

方以籌策乃孔孟尚不已於棲皇詎子求之可得吁嗟乎士之涉世尚其磊磊落落皎若稹日蹇蹇諤諤貞若松柏安能局促於轅下而垂首於臧獲彼夫婦妾爲容穿窬苟祿占一善以揚名錄一藝而爲僕尚沾沾之自喜終魚魚其鹿鹿烏足與有無於天地亦以草木而同腐吁嗟乎寧不悲哉此其爲志由勢阻義與時違進退俱難以自安未識天心之何定而欲因先生卜之先生之所以三問而未知所言者此也君平笑曰是恐非卜之所能知也曰先生第爲卜蓍以觀神意焉可也則曰諾

於是灼龜而契之兆廣輪以雨其繇曰膏之雲雲地爲澤霂霢霢濡我冠行隂隂放於大溟之壑君平曰此膠鬲魚鹽之占矣夫膏之雲雲者陰陽淡也霂霢我冠承天澤也放於大溟志大得也夫子勉之歟無憂不達逢萌曰求達也歟哉夫陽升而霽陰齊而雨雨濡斯慍大溟非所膏之雲雲則惟濫之故也霂霢我冠則元首其堪侮也行隂隂放於大溟是海濱其與處也且膠鬲何唐之有志之阻也何如自成義之遂也何如自屏子其從此逝歟天其未可憑矣君平揲龜而謝曰夫子之志

云也予多此一卜矣

逝解

宇宙皆逝者也逝而不窮一陰一陽之道也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異哉蘇氏之言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蘇子若曰川流亘古斯逝也逝則晝夜如斯也如斯夫逝而晝夜如斯則未逝也逝其往也而亘古斯逝則未往也往不足以見天地未嘗往而乃足以見天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雖然川其亘古斯逝也逝則晝夜如斯也如斯夫逝而晝夜

如斯得謂之非逝乎逝其往也而亘古斯逝得謂之非往乎天之運行也地之生成也日月之昭明也四時之迭更也山嶽之不騫不崩也萬物之雜然流形也何莫非往也不往不足以見天道惟往而乃足以見天道也蘇子若曰天運行而天如故也地生成而地如故也日月昭明四時迭更萬物流形而日月四時萬物如故也逝變者也如故不變者也不變者未嘗往也變者往也不變者未嘗往則變者亦未嘗往也故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雖然不變者體也變者用也不變者心也變者

天下之事也不變者萬物之本也變者天地之道也如日往未嘗往也變未嘗變也然則生未嘗生也息未嘗息也爲未嘗爲也夫變而後成其不息往而後見其無盡故惟往乃見天道蘇子若曰不變者心也變者天下之事也不變者萬物之本也變者天地之道也故知其本焉則變不變不知其本不變將變今舉岸與舟月與行人則變非眞見矣見其往者不知其本者也且夫垂柳橫植之則生倒植之則生謂生之卽柳也然生之與柳則固有間矣是故生無生也息無息也往無往也爲無

爲也道無道也故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雖然舟行岸迎人行月隨固也不識水之逝也其以舟乎四時之往也其以人乎且變者道乎抑所以變者道乎如曰變者道也則是正道也淫亦道也善道也惡亦道也苟知本而已吾將倒行而逆施之夫行之與本則有間矣雖爲未嘗爲也何則以知本也然則何如曰循環無端陰陽無始氣化流行與道爲體君子效之貴其不已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道之體不可見卽

於逝見之故曰惟往乃見天道

物解

爲齊物之說者曰盈兩間者惟萬物矣物萬不同同謂之物則泰山秋毫皆莫非大殤子彭祖皆莫非年厲與西施皆莫非姸知覺運動皆莫非性含氣戴首皆莫非生而孰從而別之大荒之外有僬僥小童也者常玩二十四天地丸於股掌之上如轉圜焉若鷦螟則羣飛舞於蚊睫之際而蚊不驚夫蚊之視鷦螟猶人之視蚊也安知鷦螟之自視不且侈然大哉及彼蒼之視人則尾然亦鷦螟矣

彼夫人猶必執己之所謂大小者而大小之不猶乎鷦螟之見乎蜉蝣以朝暮爲壽會何歎乎百年故曰齊也然泰山秋毫皆莫非大而大小分矣殤子彭祖皆莫非年而脩短異矣厲與西施皆莫非妍而姣醜別矣知覺運動皆莫非性而靈蠢殊矣含氣戴首皆莫非生而或相倍蓰而無算矣鷦螟之自視大矣然必不敢謂蚊之大爲非大於鷦螟之大則必不敢謂人之大爲非大於蚊之大則必不敢謂彼蒼之大爲非益大於人之大是故以益大視大則大失其大及以小視大而大見以小視

大而大見以益大祿小而大益見小大之無算如是而物之不齊也審矣是故人能泯乎物之見而不能泯乎大小之見能泯乎大小之見而不能泯乎蚊與鷦螟之見見以爲蚊而蚊之見以爲鷦螟而鷦螟之蚊與鷦螟則既有分矣是不欲有大小而大小終寓焉也不能泯乎蚊與鷦螟之見則不能泯乎人與彼蒼之見則益不能泯乎彼蒼與鷦螟之見卽是終不能泯乎大小之見不能泯乎大小之見則不能泯乎物之見不能泯乎物之見則不能泯乎己之見也而欲從而齊之夫齊之則烏

乎齊也爲齊物之說者曰大小分而賦形一也脩短異而爲年一也姸醜別而爲類一也靈蠢殊而爲性一也倍蓰無算而爲生所從來則無不一也一則胡爲屑屑而區分之但旣已一矣自不能已於言也旣已言矣自不能已於分也自一以言猶至於分況自分而分分之分伊胡底然分者其迹而一者其倪倪之自然將一猶泯是故賦形一焉無問乎大小也終始一焉無問乎脩短也爲類一焉無問乎姸醜也靈蠢一焉無問乎靈蠢也爲生所從來未始有始焉無問乎倍蓰無算也庸知乎一

之不至於分則庸知乎分之不終歸於一乎庸知一之不泯於無乎庸知人之馬馬也而馬之不且馬人乎自無而有齊將不齊以無觀有不齊皆齊以一一物之不一不若以不一一物之不一也以齊齊物之不齊不若以不齊齊物之不齊也不一一也不齊齊也齊一而泯其迹故曰齊也然賦形一矣而既有大小則形之微著異施也始終一矣而既有脩短則數之多寡異量也爲須一矣而既有姣醜則質之美慝異倜也爲性一矣而既有靈惷則氣之明蔽異材也爲生所從來一矣而既已

倍蓰無算則未始有始之始必有所以異之者存也是故天尊地卑上下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欲從而一之夫一之則烏乎一也是故物有其同也者有其不同也者有同而不同也者有不同而同也者有不同則同之而終不同也者有同則不同之而卒無不同也者其同也者無不同者也無不同則不同之而卒無不同而烏事乎齊之其不同也者不可同者也不可同則同之而終不同而又烏乎其齊之故異

者其迹卽不一者其倪倪之自然且不知紀在無言無在有言有旣顯於有安得求無執一以惡不一不若游不一以知一也見齊而強不齊不若由不齊而各齊也一至不一矣齊至不齊矣而欲從而齊之夫齊之則烏乎齊也

留餘解

天有餘度地有餘步人之所履不過容足而行欲康莊居欲廣厦亦欲以留餘也然此盈則彼虧彼舒則此促與其有餘於此此而此外已索然無餘地孰若留有餘以還造物而彼此皆綽然有餘裕哉

家芳泉兄於後園隙地斵小軒而額之曰留餘示約也言不敢盡也法天之道因地之宜小軒之外所餘多矣是豈惟裕於人亦足以裕於己

牡丹解

牡丹之爲花也其香濃其色豔其爲態也嬌嬈而掩翳非草非木華而不實以媚於人若似於婦人女子焉然天下羣被以富貴之名崇以花王之號歷唐宋以至於今詩人歌詠不絕豈天下之所稱述爲富貴者其皆爲婦人女子歟不可解也雖然香不濃何以謂之天香色不豔何以謂之國色不

媚於人人誰復愛之天下固未有不濃不艷不媚於人而能成其爲富貴者則其謂之富貴也宜也而或者爲之說曰牡丹則何庸富貴人亦自富貴牡丹耳故植之必於金谷名園庇之必以香亭寶檻姚黃旣進於前魏紫復誇於後夫亦誠以人重也夫是以富貴之也若然則是花之富貴非花之富貴而人實富貴之也人之所富貴者人亦得而貧賤之設也委之於草莽之外棄之乎蕪穢之區而任夫爲樵夫牧豎之斬艾踐踏焉雖貧賤之也不亦可乎且是花初非有歷久之操者畜之期年

爛熳者不過數日一經風雨便成狼狽人亦何爲而寶之愛之以爲富貴而爭羡之不可解也然正唯其非耐久之操者夫是以必寶之愛之以爲富貴而爭羡之蓋天下之富貴者本皆非耐久者耳如其不然則何不以菊之傲蓮之淨梅之孤高者爲富貴而獨以牡丹爲抑嘗聞之昔武曌遊於上林冬月百花皆放而牡丹獨否因是貶之洛陽夫其不肯媚賊后以求榮也則猶有羞惡之心存焉者有羞惡之心存焉而牡丹之富貴亦幾詘矣嗟乎義利之不容以並居也有如是夫

豢龍解

天下惟無形者神而龍有形者也然龍之爲物也能大能小或潛或見龍不其神矣哉神則宜獨往獨來莫之夭閼又胡爲得而畜之且醢而食之也或曰有欲故也神則宜不欲矣欲則宜不神矣何其欲而豢之且醢而食之若犬羊焉龍烏在其神也是蓋無形者造化之神也無欲者聖人之神也龍則何能及此龍亦得造化之神以神其形而非能神其心是以能大能小或潛或見而不能免人之醢也君子亦神其所神而已取象於易爲章於

衮君子且神其所神焉龍固不失爲神物也若人之神其心者則又有在矣夫

銘箴

硯銘

硯也而塵侵之心也而欲誘之硯至堅也而猶畏乎塵之侵而況於心乎

牖銘

牖虛而明生心虛而義精明生之至噲噲其正精義之至盡心知性何以守之曰誠與敬無蔽無壅愼獨主靜無傲從康睿思作聖

鏡銘

順事之至因物之情毋意毋滯毋將毋迎勿寂以守勿察以明於義以爲衡

几銘

葆於中得吾正一於靜見吾性

座右銘

百相欺也而此心不可欺百相掩也而鬼神不容掩

書架銘

讀欲博服欲約博以廣吾識約以踐吾實日用飲

食道之端也禮樂兵農道之具也詩書六藝道之文也時行物生道之著也凡天下百工技藝方名象數之學皆此道之支流而旁注者也草木昆蟲芻蕘是詢人不得以我爲濫兩間之大仰觀俯察人不得以我爲夸無得一以自足無涉獵以自多無曰逕約將癖而入於王陸也無曰徒博以沈淪於句讀也多學而識一貫之基也質疑問難聖人之師也默會覃思造化之壼也精義入神安身之本也半塗而廢者未及泉而棄井也日就月將吾有事焉而勿正也豁然貫通睿思作聖也盡其心

者知其性也

書幌銘

失豈在多一事致瑕過豈在大一言敗德吾有一言一行之善其庸可自許乎恐天下之善殆不可勝許也吾有一言一行之失其庸可自恕乎恐吾身之失將不可勝恕也夙興夜寐昧昧以思無易由言駟不及舌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誰則阻吾胡苟安而日與過俱也寧匪由予瑕脫然而莫能自持也耿耿此心上帝甚神湛湛吾天實一且精毋曰無人而欺吾之心勿謂無知而慢吾之天造次

顛沛匪居匪暇矢吾口於三緘凛子行於六馬嚴日監於幽居指旦明於牖下庶日夜有所持循而吾過之日寡

帶銘

淑慎威儀養中制外必敬必敕視此衣帶

衣架銘

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念茲三耻以敎吾素履無多讓乎君子

書尺銘

聞人之善其可言者也聞人之過其不可言者也
律己之身其不可不嚴者也律人之身其不可過
嚴者也

琴銘

吾不知此心之何以一也吾不知此氣之何以平
也吾不知此身之何以靜正而耳目之何以聰明
也幸茲以往庶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者乎於可以淑子之性情

劒銘

割其忿以自抑割其慾以自一劒者撿也撿身惟

不及自勝者强視此爲則

篤學箴

至虛至靈者心心不可一刻使有所在尤不可一刻使無所在心有所在憧憧往來之心非心也心無所在槁木死灰之心無心也則何以治心曰勉彊學問多聞而擇多見而識是之謂博學非聖賢之書不敢讀非仁義之志不敢存是之謂篤志疑事無質直而勿有此之謂切問將聖賢所是便作目前師保聖賢所非便作切膚痛棒此之謂近思誠如是仁在其中外此而鬬靡誇多吾不知所學

何事

力行箴

聖人可學而至乎曰可曰何以至於聖人曰下學而上達死生有命非服煉所可强也富貴在天非心計所可營也勇力技藝有質以限之博聞多識有氣以域之然則所堪自盡以無多讓於人者惟此心此理而已此心此理之自盡天命不得而靳之氣質不得而囿之人不得而阻之己不得而委之人柰何强求其所不可求而不力求其所可求所當求者歟謹小愼微聖人之基性安擇執殊途

同歸毋役役於當世而苟然以自欺公明儀曰文王我師

弱箴

慢慢的三字躭閣了無限工夫何妨得三字長進了無端罪惡愛體面三字消費了多少閒錢沒柰何三字割舍了無邊至性

强箴

我不陵人人誰陵我我不讓人人誰讓我萬物一體而我柰何獨私有我自勝者强自謙者光犯而不校物我兩忘守此以為常

儉箴

終日膏粱不知膏粱之味何如日食粗糲而偶然其一嘗也終日綺羅不覺綺羅之麗何如日服布衣而潔清以自飭也高宮美室不求此心之安何如自治其心以優悠於天地也繁文厚賄以為禮而中之實者不存又何如效曝獻芹之亦足以將吾誠意也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庶可傳而可繼也

贊

關壯繆侯贊

天命人心之際難言哉君侯欷側於孫曹之間而

失足襄陽荆州顛沛功何如也所可共白者亦此心耳顧當日以王佐之才而甘心臣虜負英雄之質而委質江東者亦何復有人心而漢蜀卒夷於三馬史册且帝魏而僞劉則欲求卓犖於天命人心之際百折而志不同如君侯者能幾人哉君侯之廟食自當日已然然至今而逾盛矣是可見天命靡常而人心不死大丈夫欲立芳名於千古誠在此而不在彼也

竹林七賢贊

卓哉劉伶不聽婦言解酲五斗一醉十千劉伶向秀

注莊平衍天倪逍遥養生孰能過之向秀白眼步兵不拘禮節至性尚存喪親嘔血阮籍小阮風流乘馬如船醉眠水底與叔齊肩阮咸山濤雅量超乎當世才識過人厥有奏事山濤王戎簡要持籌會計知衍亂邦豈曰非智王戎叔夜玉山矯然離羣量高識短聞嘯蘇門嵇康

梓潼君像贊

文昌六星實司爵祿惟神配之永綏多福何以福我曰公無私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毁於隨小子識之毋怠爾所學而徒奔競是爲

又

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也而梓潼君配之其申呂之自嶽降歟其傅說之騎箕尾歟我不敢知曰其司仕籍之柄我不敢知曰其有陰隲之文我所知者惟百行之莫先於一孝而百業之必本於脩身惟以是承天之祜或者其無戾於文昌司命之神

魁星像贊

媸者其貌妍者其文瘠者其形腴者其神如椽彩筆一瀉天眞踢去斗筲之輩而獨立乎青雲以告天下之持藻鑑者曰無徒以貌取人

孫眞人贊

囘生起死醫之良也醫龍醫虎技之長也著方遺後仁之顯也遯世無悶智之藏也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技也而進乎道矣不然者自岐伯雷公以至於蒼公仲景其業非不精矣而何以稱乎藥王

鍾馗贊

馗也不颺抑鬱其志死於帝堦靈以志聚方帝之疾爲驅其祟雖杳杳之微靈實浩然之正氣顧祟之在內者莫如太貞而祟之在外者莫如揚李馗

也何不驅之而聽唐室之傾危以至於流離瑣尾君子謂尷也之才蓋不足以制人而惟足以制鬼

五福圖贊

福錫自天嚮用惟人自求多福視此爲珍

又

惟其仁所以壽惟其勤所以富叶扶又反與世無爭而曷不康寧好德以盡性考終以立命此所謂五福者而斯圖其有合乎曰惟求福不回斯以受天之慶

雲臺贊

余於東漢之興而知名世之難也雲臺諸子勳名赫濯千古顧吳漢入蜀殺戮甚焉耿弇屠城七十功則大矣王者之師安在哉鄧禹之知人寇恂之得民馮異之不伐祭遵之好禮庶可予乎而一時圖讖術數之學無俚一勇之夫皆得以攀鱗附翼而依末光詩有之乘時功易立處下事少成甚矣名世之難也

五老圖贊

偉哉其貌乎曠哉其神乎斯人其何許人也其五氣之精邪胡爲而寓形於老人其巢由之侶邪胡

爲而踪跡之不恆知河圖之將至相唱和於河濱或言終而不見爲帝德之符徵噫嘻其果何許人也意亦後人之附會而非其眞也則亦姑置之不議不論而無爲神其說以駭斯民之聽聞余第愛斯圖之入妙而因爲備其說於斯文

商山四皓贊

漢高慢罵四子之不出宜也乃不出於漢高而出於太子何也說者謂此留侯使人託之而四子終未嘗出也然乎否乎使一出而可以安人之國家四子亦何爲而不出

劉海贊

劉氏之先有豢龍氏者海豈其苗裔邪何以不豢龍而豢蟾也聞之蟾能吐雲氣蝕太陰則蟾其非凡物矣意者後王德薄無以致遠物而劉氏既失其官則姑以其術小試於蟾歟其以錢戲何曰凡致物者必因其所嗜蓋蟾之性嗜錢夫因以是致之亦猶夫豢龍之術也噫蟾神物也而嗜錢錢誠可以通神矣如其有錢則亦何不可致而何獨䠊乎三足之蟾

余司徒讀論勿藥跋

和平之福莫大於讀書讀書之娛莫大於默會之心而實見之事不求勝人而祇求自勝不騖於新奇可喜之說而求以自信其心若是者雖未能驟幾聖人吾知其無惭性命矣道學之岐也一妄人倡之數妄人起而和之而天下無識之子騖之若狂以謂聖人復作此不求自勝而務以勝先儒不求自信其心而信於新奇可喜之說也孔子不云乎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夫自孔孟而下漢唐諸儒若董若韓若宋之歐陽司馬夫亦豈盡能純而不失爲儒者何則不求勝人而有以自

勝不鶩於新奇可喜而有以自信於心其未純者疾也其不失爲儒者讀聖人之書而有以默會於心求以實見之事也有明當隆萬間亦吾儒之阨會矣借孔孟遺言以自文其偏私之學術鶩之若狂者徧天下矣不有學道篤信之君子亦安能以和平自安而不加之妄藥乎 愚讀余司徒讀論勿藥一書而心爲嚮往也

余司徒讀史隨筆跋

學術辨於談經事功覘於論史以讀經之心讀史史亦經也先儒有言曰六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

之用用之而事功出矣春秋獨非史哉顧用之非易言矣以拒父是衛輒以報讎大齊襄於經義背謬已甚而當時資其能斷上蔡舉史成篇程子譏其玩物喪志而程子觀史一字不遺何者其有用無用異其用心內外殊也論史言人人殊要以觀其經世處今之世論古之人其實學可徵焉其用心可見焉解經且不妨不同況論史乎明司徒理源余公讀史隨筆一編公之心得也論不必瑰琦周於事勢所見不必奇特皆可用之當時事按其實不爲縱橫之辭理根於經不爲背謬之解惜乎

其未磬於用也使當時授之國是事功豈可測哉公往矣而其言存閱是編者其必當有以得公之學術而想見公之事功愼無以文辭視之而自流於玩物喪志亦無庸別樹之幟而以意見不同爭自是也

余冢宰古方略跋

大冢宰少原余公輯古方略凡古今權謀形勢之說與夫守戰攻取之事無不具焉然非公之略古之略也亦非兵家之言圖治之言也以古之略爲公之略而公之略見矣以圖治之言爲兵家之言

而公之於兵亦可見矣夫學古所以致用而用之
則存乎人公輯古人方略公未嘗自立一言何以
見公之略且明季至懷宗時時事幾不可問當時
之當職任事者學古豈盡無人顧中原百孔千創
四竟擾膚及骨事事措置乖方善談兵者汔無一
濟豈明於論古而迷於當局歟抑古今事變無恆
往迹散於方冊得此遺彼不能遍識故無以綜攬
其方以精爲決擇歟抑或用材之不當事權之不
專則雖有偉略長才亦困於無以自展其能而淪
胥以敗歟又或者天之所覆非人事所能挽邪噫

愚讀古方略而益不勝有感矣公悼夫措置之乖方而平日之自負曰能者皆自迷於當局也又懼夫方策所傳讀古者不能遍觀悉識則無以綜攬其方而精為決擇也又有見於選材之不當事權之不專使雖有偉略長才亦因於無以自展其能而淪胥以敗也爰輯是書分門彙敘用以上諷天子下昜臣工俾知所鏡而自擇焉以時宣布之天意不敢知人謀當自盡公忠之至也公未嘗自立一言而公之言盡矣公之略彰矣公悼時事而輯是書而是書無救於明然制治保邦當機馭變者

寧不於是書知所法焉崑山張爾公兄弟又從事此書而參論之間以發明公旨是亦惓惓之志也

余淡菴寫心集跋

士躬行耳而有不能已於言者言即其行張子所謂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命無失然後斷事斷事無差吾乃沛然亦修辭立誠之業也脩辭者衆矣而誠之立與不立則惡乎知之曰於辭知之大官之臠人人美之而嘗之者誰則耳食耳滋味何如也立誠之辭談虎色變夫冉牛閔子顏淵豈務於言而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

有味也淡菴余先生爲心集上下二篇約三萬餘言大要以克去己私推心及人爲主又詳於治生教家及鄉閭排難解紛引爲己任不欲徒作自了漢其痛自刻厲之志蓋躍然於字裏行間矣夫豈以空言市者罕及性命蓋性與天道孔子且罕言之庸行之常下學上達性天宜自得也思孟始詳言性漢唐儒者謭陋漸流於異周程張朱乃起而力闢其源此皆其時爲有大不得已焉者明季闡陸學之宗王湛說興至山農卓吾而蕩檢踰閑無所不至此無他高言性命不務躬行期以立言欺

人之爲禍故至此此也闢陸王者明儒亦多有其人而莫詳於東莞陳氏學蔀通辨一書先生所服膺不失則性命之眞先生蓋擇之明矣所以罕言者得非以庸行之常下學上達故深監高言之失而矯以實地工夫歟其或數言及於本源則亦卓然不惑其有過者則疑於强制之勞而要其躬行可識矣予故心嚮往之謂此集可以繼讀書居敬二錄之後云

雙池文集卷之九 終